

楊家將演義新編之二

兩狼山

史 果 編 寫
宋 正 謀 繪 圖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楊家將演義新編之二

兩 狼 山

史 果 編 寫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內 容 提 要

本书根据“楊家將演義”改写。也是“金沙滩”的續集。故事敘述楊繼业与其子六郎、七郎被宋王派至战場与遼国大軍对陣。宋軍寡不敌众，被圍困在兩狼山上。七郎冒死突圍而出，向宋營主帅潘仁美乞援，不料潘仁美官报私仇，勒兵不发，反将七郎乱箭射死。楊繼业在山頂盼援不至，时已粮秣俱尽，加以遼兵圍攻日急，情勢危急。繼业乃又令六郎突圍下山，自己則親率殘部，浴血苦战，力竭不屈，碰死于李陵碑下。

改編者描写了宋軍將校中老年一代和青年一代的英雄形象，介紹了他們許多可歌可泣的動人事迹。

楊家將演義新編之二

兩 狼 山

史 果 編 寫
宋 正 謀 繪 圖

*

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

上海衡山路58弄2号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 078 号

中和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总

*

开本：787×1092 幅 1:32 印張：2 2/16 字數：48,000

1957年7月第1版

1957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數：1—50,000

統一書号：10077·586

定价(6) 0.19元

目 次

一	劝君更進一杯酒·····	1
二	奇異的鴛鴦壺·····	6
三	箕豆相煎·····	10
四	韓王府歌姬泄密·····	14
五	天魔舞·····	20
六	边罍又开了·····	26
七	“老將者，國宝也！”·····	32
八	“一箭双鵰”·····	38
九	陈家谷激战·····	44
一〇	兩狼山·····	49
一一	美人帳下犹歌舞·····	53
一二	别子贈劍·····	59

一 劝君更進一杯酒

却說东京开封府宝善桥下，有一家銀匠鋪，鋪門首懸着一面牌，上寫：

“胡待詔精心打造各式金銀器皿，時新首飾。”

原來這店鋪主人姓胡，表字思敏，約有四十上下年紀，祖貫东京人氏。只因他是祖傳的手藝，為人心思又巧，打造得一手好酒器，不時也承應內廷差使，因此很有些聲名。

這日，胡待詔正在鋪內指點匠師打造累絲果碟，只見一個官人走進門來，這官人約有三十四五年紀，頭戴青紗皂巾，腦后鑲着一對白玉環，身穿淺玉色直裰，足下絲襪淨鞋。手里拿着把西川扇兒，丰神透着瀟灑。這官人走進門便叫了聲：

“待詔，一向少候！”

胡待詔抬眼看時，認得他是畫院待詔崔景玉。他兩個原是至交好友，却是多日不見。胡待詔連忙丟下生活，起身相迎說：

“原來是畫師！今日甚么好風吹得兄來？”

當下，請到客座里坐了說話。胡待詔問起崔畫師近況，說：

“一向聽說兄在御畫院畫五陵山水長卷，如何有客來到這里？”

崔畫師說：“好教待詔得知，我如今不畫山水了，早在三月前，已派在凌烟閣圖畫功臣象，只為腕底無閑，一直不曾看望兄長。喜得昨日已完工，今日耐不住，便走了來。待詔還似先前一

般繁忙？”

胡待詔苦笑說：“窮忙，連日為王駙馬府打造些席面，也沒啥緊要。”

崔畫師說：“既是不急時，我們且去橋邊樊樓里沾飲三杯，叙談，叙談。”

胡待詔說：“最好！”便吩咐了匠師幾句話，袖了些零碎銀子，和崔畫師走出門來。



兩個人來到橋邊樊樓上，選個雅致閣兒坐了，酒保鋪了按酒，擺了時鮮果品，兩人討了一樣醉雞，一樣炙魚，一碗糟鴨，一碗酸笋湯；酒保篩上酒來吃。飲酒中間，胡待詔問道：

“适才听兄說，近日在为功臣画象，不知是先朝还是本朝？畢竟是哪家？”

崔画師說：“就是本朝楊家。”

胡待詔又問：“敢是楊无敌？”

崔画師說：“正是楊將軍的三位公子，在金沙灘死難的便是。”

胡待詔听了有些不解說：“去年汾陽救駕，楊家兒郎傷殘殆盡；為何只画三个人？”

“待詔不曉得，”崔画師飲了一口酒，緩緩說道，“只为这三个人死事壯烈，說起他們事迹，端的驚天地，泣鬼神！真叫那‘說時泰山石撼動，道破黃河水倒流！’这三个人一个是大郎延朗，代替当今皇帝，死于会盟台下；一个是二郎延定，为救众兄弟出險，独举千斤閘，自刎身亡；一个是三郎延安，身陷重圍，奮戰而死，被遼騎蹂为粉碎；只这三人的行事，便是忠肝义胆，正气凌云，自然該圖形凌烟閣，永供后世瞻仰了。至于楊家其余几兄弟，四郎延輝、八郎延順，一說歿于战陣，一說失陷遼營，至今未訪着确实消息。五郎延德在半途失散，也未探得下落。因此，楊家虽是一門忠勇，却只画得他三个人。”

胡待詔默默飲了一杯酒，感嘆說：“楊家將忠勇為國，英烈蓋世，着实令人欽佩！只是楊將軍老境未免寂寞些！”

崔画師說：“那是自然。令公夫妇都是將近晚年的人了，驟然失去了六个生龍活虎的兒子，如何不朝夕悲悼！虽说身边还有六郎、七郎兩位公子，八姐、九妹兩個女兒，多少也可獲些慰藉，只是有时看見周夫人等几个寡媳啼哭，也覺傷感。幸而楊令公

是个赤心为国的人，也不以私事为念，日前已帶領七公子延嗣，出鎮雄州去了。”

“楊將軍不是剛剛迁居京师么？为何又去雄州呢？”

“說起來，这倒是当今美意哩！——者雄州是个重鎮，二來那邊的將帥都是令公旧部，因此才有这番調任。令公把家眷都留在京城，就由他六公子照料，只帶七郎一人赴任，——为的是怕他在京惹出事來。臨行前，令公曾來凌烟閣看画，那时我剛画好延朗將軍真容，令公默然看了半晌，畢竟是父子之愛，舐犢情深，止不住落下几滴老泪來，却又怕旁人瞧見，只裝做平常无事。末了还極口贊揚小弟画得神似，其实呢，小弟这枝拙筆，哪能表达英雄風采于万一！”

他说到这里，胡待詔連忙喚酒保篩热酒來，端了滿滿一杯酒，奉敬崔画师說：

“画师是个正直人，以大筆來描摹忠良形容，必是神采奕奕，光生四壁；英雄流芳万代，兄画笔亦將永垂不朽，正所謂画以人名，人以画傳了！兄請滿飲此杯，聊表小弟恭賀之意。”

“当不得。”崔画师飲干了酒，微微皺眉說：“待詔哪里知曉，小弟正为会画这几筆丹青，如今倒遭了一个难题，惹出一場煩惱！”

胡待詔忙問这是怎么說，崔画师且不答言，替他面前斟滿了酒，兩個人对飲了一杯，画师滿面抑郁說：

“小弟正为着这件事，今日特來告兄。小弟昨日接到画院總裁諭帖，說小弟的忠烈象画得不差，皇上很嘉慰；因此把东西兩廡的功臣象，也交弟去画了。小弟一看功臣象的姓字和那名次，东廡第一位乃是呼延贊，他是開國名將，不消說早該画了；那西廡第一位，你猜是誰？”

胡待詔猜道：“敢是令公楊无敌？”

崔画师說：“不是！待詔再猜。”

胡待詔想了一想，欣然說：“是了，必是大战幽州的高怀德了！”

崔画师摇头說：“也不是！实对兄說，就是那当朝太师潘仁美！……”

胡待詔吃驚說：“他，他？……这又奇了！他不是沙灘敗績的禍首，后来又臨陣脱逃的嗎？象这样喪師辱國的人，如何上得凌烟閣？”

崔画师嘆息說：“何尝不是这样說，当初只为他慫恿皇上赴会，才造成这场空前未有的大敗；后来遼兵圍攻行宮，他統率的虎賁軍首先潰亂，他本人受了箭傷，逃到汾陽，閉門不出。論理，象这样欺君誤國，苟且偷生的匹夫，朝廷早該拿問了，不想一般樞臣却別具心腸，反說他退保汾陽，力挽殘局，把他說成中流砥柱，功莫大焉；又說他躬冒矢石，身被數創，为武臣所難能。你看，外有这班大臣揄揚，內有潘貴妃說話，皇上如何不信？又如何不叫他上凌烟閣？这才叫是非顛倒，黑白不分！……”

胡待詔听了这席話，默然有頃說：“画师休怪我直說，你若画了他时，豈非有污尊筆！”

崔画师慨然說：“着啊！只待詔这句话，便見着朋友相知。我崔景玉这枝秃筆，虽当不得待詔說的流芳百世，也不甘遺臭万年；去画他怎的？小弟已思量在这里了，过兩日便去院里告了病，小弟又沒家眷，犹如那閑云野鶴，无牽无挂；过些时，先去荆湖一帶小作盤桓，然后取道入西蜀，去投奔節度使李相公，干我的山水本行去！因此，今日特來与待詔說知，不久你我就要分袂了！”

胡待詔听他說到这里，也有些黯然神傷，本想尋些話安慰他，一时却又尋不出話头，只得喚酒保篩了热酒來，兩個人默然吃着。吃了一會，只听隔壁閣兒內有琵琶之声，那琵琶彈得甚是

凄惋，一个賣唱的粉头随声唱道：

“劝君更進一杯酒，西出陽关无故人！”

胡待詔默默举起杯來劝酒，猛然看見崔画师兩目有泪光，他不由得低下了头。

二 奇異的鴛鴦壺

却說当日胡待詔和崔画师在樊楼分別了，不久，崔景玉果然告了病，往西蜀去了。胡待詔从此少了个知交來往，那寂寞自不必說。

不觉又过了月余，这日，胡待詔正在鋪內照料，只見一个軍官模样的人走上門問道：

“胡待詔在家嗎？”

胡待詔連忙起身迎着說：“小人便姓胡，官長何來？”

那軍官說：“有事相煩，請借一步說話。”

胡待詔說：“如此，且請里面拜茶！”

当下，把那軍官請進客座坐了，徒弟捧了茶來吃。胡待詔問起軍官來意，那人說：

“小可韓王府虞候張輝的便是。因府中要打造一件酒器，領着殿下鈞旨，特地來尋待詔。”

胡待詔接口問：“足下說的殿下，可是七大王？”

張虞候說：“正是。論起來王府中要打造酒器，一般也有銀匠，何故又來煩勞待詔？这却有个緣故。原來潘太师前日去王駙馬府赴宴，看見席上所用金銀器物，样式時新，玲瓏可愛；潘太师贊不絕口，問起駙馬公，才知是宝鋪承制。後來潘太师偶向七殿下提起，殿下正差着一件酒器，便指名要待詔承應。只是一層，这件东西是殿下自用的，非比尋常，待詔須是進府打造，完工之

后，殿下自有賞賜。”

胡待詔一听是七王德昌召他，口內不說，心里暗暗沉吟說：“我當是誰，原來是這位王爺！素日聽得人說，他為人陰狠，深不可測，待下最是刻薄寡恩；如今知他要打造什麼物事？若是打造不好，落了褒貶，必有嚴譴！這等主子，還是少奉承的好！”想到這里，便借故推托說：

“好是好，只是小人新近承接了錦衣衛指揮夏老爺家嫁妝生理，日期迫促，却是騰不出手，……”

張虞候不等他說完，臉上作色說：“待詔休想錯了，這是殿下下的鈞旨，休說一個錦衣衛指揮官，就是再大些，也比不得，怎好違拗！”

胡待詔一听這聲口，料想推辭不得，只得勉強說：“既是殿下召喚，怎能够不去？只是舍間有些雜務，須待料理；這樣吧，明日容我安排一天，后日便帶了家生，來王府打造如何？”

張虞候見他肯去，轉嘆為喜說：“還是待詔通达，既然應允，也不爭這一兩天，准定后日吧。如今我去回復殿下，待詔到期休誤！”

說罷，告辭去了。胡待詔走到里面，把這件事對渾家說了，末了吩咐說：

“我此去少則五日，多則十天，便即回來；你在家，說不得辛苦些，匠師們的飯食休教菲薄了！”

他渾家說聲“曉得”，少不得也叮嚀一番，盼望他早去早回。

一天就過去了。次日，胡待詔料理些店務，把鋪面生意托付了匠師，自己揀了一應使用家生，使塊青布袱子包好；一切準備停當，又過了一夜，第三日一早，便攜了家生，去韓王府投到。

他才走到府門，那張虞候早已等在那里，當下引他去見庫藏司司官，這司官是個老內監，正在二門暖閣里吃茶。胡待詔進內

參謁了，司官眯縫了眼，把他上下打量一番，然后開口問道：

“你就是胡銀匠么？……”不等回答，又自語說：“倒是個積伶鬼樣兒，怪道潘老先兒夸你手巧！”

胡待詔問：“不知府里要打造什麼家生？”

司官說：“喚你來不為別的，就為的要打造一把時新樣鴛鴦壺。殿下的鈞旨，要在一把壺兒內斟出兩樣酒來，不知你可會造？”

胡待詔听了，以手搔頭說：“适才听說要打鴛鴦壺，小人以為不過形如鴛鴦罷了，如今要在一把壺內斟出兩樣酒來，小人三代相傳的銀匠手藝，莫說沒打过，連听也未曾听說過，哪里打造得來！還是請公公另尋高手吧！”

司官微笑說：“不妨事！你不会造，府里有現成圖樣，你且領去仔細揣摩，沒有个不会的。”說着，轉面吩咐張虞候說：“你先帶他后面吃飯去，吃過飯，再去匠作監看圖，我这里自發銀料來。”

胡待詔再要推辭，那司官却不理會。他沒奈何只得跟張虞候去吃了飯，然后走到匠作監，領出圖樣來看。誰想不看還好，看了倒有些糊塗起來。

你道為何？原來這圖共是兩張，一張画着鴛鴦壺的外形；一張画着內部構造。若單看外形，就如尋常所用銀執壺一般，也沒一點出奇。可是再看內部就不同了。那壺腹內有道夾層胎，這夾層胎分為兩半，各不相混。胎上還有道机括，直通壺柄。使用時先在壺內盛了兩種酒，然后掀動壺柄机鈕，壺內夾層胎便轉動自如，先后斟出兩種不同的酒來。

胡待詔是京師名匠，他把構造圖樣反復看了兩遍，早已心領神會了。只是他會是會了，心里却狐疑起來。只見他一手攤開圖紙，一手摸着下巴自語說：“這鴛鴦壺打造倒不難，就不知道作了何使用？若是走江湖賣藝的，造了來變戲法兒，猶有可說；

可是这是帝王家，他們要飲那琼漿玉液各色美酒，自有小內監服侍掉換，何須一壺裝兩样酒呢？……”

他正在沉吟不絕，先前那个司官一脚走進門來，他連忙起身唱喏，司官問他說：

“可看懂了么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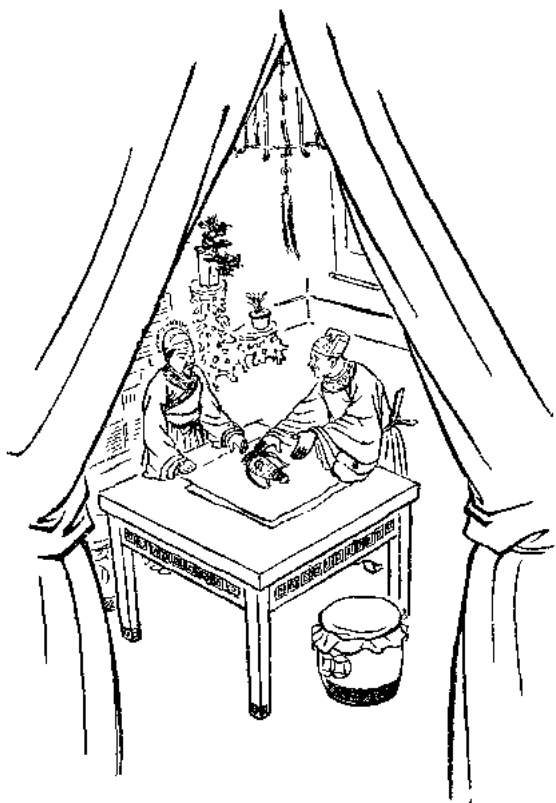
胡待詔說：“懂是勉強懂了，小人不好問，府中要造这般酒器何用？”

司官猛然沉下臉來說：“殿下鈞旨，誰敢問他！”

胡待詔賠笑說：“不是小人嘮叨，問得清楚了，造起來也順手些。”

司官不耐說：“你只顧照圖打造就是，休要多口。如今給你七天的期限，是必造得精巧，造好了，自然賞你。”

胡待詔不敢違拗，只得領了銀料，每日就在匠作監細心打造，不过，打造是打造，心里这疙瘩总解不开。



三 冀豆相煎

讀者諸君看到这里，不免要問：七王德昌打造這鴛鴦壺，畢竟有何用途呢？這段話，說來就長了。

原來宋太宗那時年紀已過五十，却還沒有冊立太子；在他的幾個兒子當中，要算七王德昌最有威望，當時一班掌權的大臣莫不屬意于他，都勸太宗早定東宮。不想太宗不但不採納，反將諫勸的人加以貶斥。七王得到這消息，心里老大疑懼，便把心腹大臣王欽、潘仁美喚進府來密商。七王先發話道：

“我父王春秋已高，却還不肯立皇太子；凡有諫勸的人，不是受申斥，便是被貶黜。窺測父王意思，莫非以太祖遺言為重，要把天下還與八大王么？”

潘仁美說：“殿下慮得極是，聖上與太祖皇帝原有金台之盟，這時不立東宮，不是還與江山，待做怎的？”

七王神色頹喪說：“果真如此，又置我于何地呢？”

王欽說：“事在人為，放着臣等在此，諒八大王也坐不穩江山啊！”

當下，七王便向他兩人求計。王欽思索有頃說：“論理，微臣不該離開殿下手足，只是各為其主，也顧不得許多。殿下要早定大事，除非是滅却此人！……”說到這裡，把右手的食指和拇指一張，然後放下了袖筒。

七王面色轉白，說：“這事行得么？……”

潘仁美在旁冷冷說道：“臥榻之側，豈容他人鼾睡！殿下若再猶豫，將來後悔何及！”

七王霍地立起身來說：“我已決意了！……不過，還有一節，他是個精明的，急切間怎的下手呢？”

王欽說：“有何難哉！微臣家藏有兩件稀罕的東西，從不肯輕易示人，一件是一把鴛鴦壺的圖樣，這壺外表與尋常酒器一般，却又與尋常酒器不同：一壺能斟出兩樣酒來；一件是生在北國深山的藥草，這草毒性最烈，發作起來却又緩慢。如今要行事，可喚高手匠人照圖打造鴛鴦壺，一面把藥草浸酒。待等壺成酒好，壺內一半裝了醇酒，一半裝了藥酒。到那時，殿下可托辭邀了他來筵宴，席間由微臣執壺把盞，假說請殿下嘗試新釀，先斟一杯醇酒，奉與殿下飲了，却把藥酒斟與他吃。任他精明，見酒漿同出一壺，哪里識得破机关！只消他吃半鍾，等到回府便告了結了！”

七王听了，臉上慢慢露出笑容來說：“这才是干淨絕妙的計策兒！端的虧煞卿家！”

王欽肅然說：“殿下正位東宮，這乃是祖宗社稷之福，微臣敢不盡股肱之力！”

潘仁美說：“便是老臣也只为應天順人，效忠王室！”

七王說：“事成之后，絕不負兩位卿家！”

王欽和潘仁美同聲稱謝說：“臣等當報殿下知遇之恩！”

看！他君臣說得何等冠冕堂皇？又是何等水乳交融？其實呢，他三人各有一番心思。在七王德昌，无非為着爭權謀位，便不惜其豆相煎，殘害手足。在王欽呢，他用心就更陰險了。原來他名為宋朝臣子，其實乃是遼國的暗探；八賢王忠貞為國，在朝里威望最高；王欽平日看他，直如眼中釘，如今恰好遇見立皇太子的事，他便乘機進讒，要拔除了他，以便于中用事。至于潘仁美，也是個通遼的人。他深恨八賢王和楊家將屢梗和議，一力主戰，使他遂不得心，成不得事。如今聽說要害八賢王，一者消除了抗遼中堅，二來楊家將也失去靠山，他還有個不快意的？他君臣三個，正是各具心腸。不過，在殘害忠良這件事上，却又不謀而合。

當下，君臣三個又密議了一回，後來說到挑選巧匠來打造鴛鴦壺，潘仁美便荐舉了胡待詔。——只這段話，便是打造鴛鴦壺的由來。那胡待詔不過是個手藝匠人，哪里省得這內情，直被蒙在鼓里！

却說胡待詔連日在府里打造鴛鴦壺，他是个高手名匠，自然得心應手，才到第六天上，便已告成；當即交與司官驗看，司官轉獻與七王，七王一看，這壺果然造得式樣時新，精巧絕倫！壺下面是個蓮花座子，壺蓋作荷葉形，壺嘴宛如一支伸出的小蓮蓬，壺身雕鏤着一對戲水鴛鴦，栩栩欲活。壺內機關，轉動靈便。七王命內侍在壺內貯了兩樣御酒，斟將出來，果真各不相混。七王大喜說：

“妙極！妙極！壺內機關，真個神鬼莫測了！”

說着，就要賞賜胡待詔。恰好王欽在旁邊，攔阻說：

“且慢，這事須要做得絕妙干淨，”說到这里，壓低了聲音說，“還須如此如此，……”

七王猛然省悟，點了點頭，把那司官喚到跟前，低聲吩咐了幾句話，那司官起初听了連聲應“是”，听到後來，面上顏色改變，把那滿臉皺紋都緊皺在一處。七王末了說：

“這事須要辦得干淨，你听懂了麼？”

司官頓聲說：“奴才省得。”

七王揮揮手，這司官便退了出來，覓找到幾個心腹小內監，密密吩咐了一番，教他們且去預備；然後走到匠作監來，見了胡待詔，滿面堆歡說：

“待詔哥兒，殿下看了酒壺，十分賞識；你且候着，少不得重重賞你。”

胡待詔說：“既是殿下沒甚話說，小人也不敢望賞，就此告辭吧！”

司官張开兩臂，做个攔擋勢子說：“甚么話，你有功怎不受祿？殿下見你連日辛苦，叫备一席酒，替你澆澆手。你且吃三杯，再領了賞銀去！”

胡待詔還要推辭，怎奈司官不依，把他請到庫藏司一間偏屋里坐了，少刻擺起酒菜來，四盤四碗，甚是齊整。司官還命人請了張虞候來相陪。胡待詔因惦念着家里，几次要起身作辭，司官哪里肯放，只顧把酒來勸。沒奈何，又吃了一回。那司官推說要更衣，進內室去了一会，少時手里捧着把錫執壺走出來，替胡待詔滿滿斟了一杯酒，含笑說：

“小官当了這庫藏司差使，哪里不用着金銀家生？往后，相煩的日子還長呢！待詔滿飲此杯，賽如朋友訂交的一般！”

胡待詔是個忠厚人，听他如此說，就把酒一飲而盡。司官又把壺遞給張虞候說：“怎的張哥也勸待詔吃一杯。”

張虞候接壺在手說：“說得是，待小可來与待詔澆手。”

說着，就執壺來斟酒。就在这时，胡待詔忽然神色大變，伸手要想接酒，竟抬不起手來。只見司官指着他說：“倒也！倒也！”

話聲未了，胡待詔已“咕咚”一聲，栽倒在地，試喚他時，已是牙关緊閉，不省人事。你道這是何故？原來正是王欽獻的毒計，七王加以采納。他君臣因怕鴛鴦壺的事泄露出去，才使了這殺人滅口的法兒，教司官在酒中下藥，毒死胡待詔。那司官又是个老奸巨猾，惟恐胡待詔生疑，直等酒至半酣才下手，可憐胡待詔一代良工巧匠，更兼為人老實，撞到這班奸邪，竟作了屈死之鬼。

當下，那司官和張虞候都跳起來，忙命几个小內監把尸身抬到后苑，丟在一口枯井里，使些亂石把井封了。那司官便來回复七王，七王大喜，当即命內官趕浸藥酒，只等酒熟，便邀約八王赴宴。